

太平洋問題叢刊(第一輯)

712-84
4013

第二

集

卷

與太平洋

太平洋問題研究會主編

教員
專用

第二戰場與太平洋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空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初版

主 編 者

太平洋問題研究會

重慶會家岩二十二號附一號

執 筆 者

簡柏邨 張廷錚

姜季辛 盧冠羣

發 行 者

太平洋問題研究會

印 刷 所

南 方 印 書 館

總 經 售 處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重慶都容路

每冊定價：熟紙三十二元
生紙二十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第二戰場與太平洋

寫在前面

霹靂一聲，真正的第二戰場開關了！這不僅直接的宣佈了希特勒的末日，也間接宣佈了東條的末日。

在一本小冊子裏，我們收進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波瀾壯闊的第二戰場，着重在從第二戰場來看太平洋的新形勢，第二篇動搖掙扎中的日本，却從剖析日本來看第二戰場所給他的打擊。第三篇，第二戰場與「南洋共榮圈」，在分析日本「南洋之夢」的破滅，第四篇第二戰場與中國戰場專倫日寇在中國戰場的動向。執筆的雖不是一人，却還保持着相當的系統，如果想明瞭第二戰場開關後太平洋的新形勢，這小冊子或許還可以對讀者有點供獻。

編者 三、四、五、

目次

寫在前面

- 一、波瀾壯闊的第二戰場……………簡柏邨（一）
- 二、第二戰場與日本的掙扎……………張廷鐸（一三）
- 三、第二戰場與「南洋共榮圈」……………姜季辛（三一）
- 四、第二戰場與中國戰場……………盧冠羣（四一）

波瀾壯闊的第二戰場

簡柏邨

(一) 納粹政治陰謀的宣判

六月六日侵晨，英倫海峽氣候依然和往常一樣并非良好；但強大盟軍的跨海騰空，在法北加萊迄諾曼第沿岸的登陸壯舉，却順利渡過了預期中的危難，迅速獲得了輝煌而堅實的成功。全世界（除開德日及其附庸以外）都以莊嚴肅穆，緊張鼓舞的心情迎接著這一佳音的到來。醞釀兩年多的第二戰場，今天終於現實的開闢了。

第二戰場的提出，是在一九四一年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節，史達林委員長當時在他的演詞中說：「蘇方現在希望西歐方面之第二戰場能早日開闢，庶能牽制敵人兵力，減輕蘇軍任務。」而英美兩盟邦之正式提到第二戰場，也遠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季，當莫洛托夫訪問英美後，華府和倫敦會同時宣布：「英美蘇對於今年（一九四二）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及加速運輸供應品赴蘇兩項工作，已獲完全諒解。但所謂第二戰場的內涵，史達林委員長的界說，認為第二戰場的地域是僅指歐洲的，尤其是法國的西岸而言，且須牽制德國東線兵力至少六十個師團。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也曾側面表示，北非

的這軍是第三戰場，而非第二戰場。從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到今天，時間已過走了三十一個月。這其間，蘇聯繼續不斷在要求期待，盟邦朝野繼續不斷在呼籲敦促。而第二戰場一詞更不僅一直尖銳的刺激着德國國防軍將領們的戰略神經；實際上也是兩年來國際底流激蕩中的一大焦點。

一九四二年的十月末，當德將波克將軍的刃鋒刺在史達林格勒工廠區的牆壁上，拼盡了他最後一點氣力，終未能達成希特勒「短期攻下史城」的使命時，希特勒曾公開聲言：「東線軍事已告一段落，目前吾人僅坐待敵人於矛盾衝突中，自趨滅亡」。但盟軍進軍北非之後，緊接着便是蘇軍史城大殲滅戰的完成，德東線崩潰的開始。雄辯的事實尖刻諷刺着希特勒的大言不慚，戈培爾爲了替領袖解嘲於是便開始在紙上創造他神話的「歐洲堡壘」，然而東線的崩潰終於是一瀉千里，不可收拾，義大利的盟軍已逕向這神話的堡壘扣關，同時更因爲戈培爾的堡壘遺忘了如「天蓋」，又無法逃避一九四二年以來盟方鋼雨的浸淋。軍事上自然不能不告一「段落」了。只可惜這一「段落」，根本是和希特勒腦中的「段落」大異其趣的，兩年餘以來的世界戰局，便也因以轉入了一個政治戰和神經戰的新階段。

蘇聯的鋼城（卽史城之意）自然并無徹底壓碎納粹的整個戰爭機構；却至少完成了兩大不可磨滅的任務：（一）把戰爭初期納粹賴以橫行歐陸的「閃電戰」送進了坟墓

。 (二) 結束了德奧大戰中德國戰略攻勢的資金時代，并把它推向下坡。這一慘痛的教訓，使納粹開始意識到它在未來守勢作戰中勝利前途的渺茫，使希特勒不能不開始考慮除開軍事勝利以外的結束戰爭途徑。納粹的軍事機構，儘管依然強壯而有力；但由於兩年來攻勢形勢的急劇轉移，這一龐大的納粹兵力，實在早已被剝上了政治攻勢資本的特徵。

爲了實現以政治手段結束戰爭的企圖，兩年來納粹所施的政治攻勢，經常在沿着兩個方向進發：第一是離間。乘着東線的潰敗，戈培爾大戰警告着英美：「德國是爲防止布爾塞維克的西侵而戰，他們的野心根本是要赤化全歐，乃至誘個世界。看吧，紅軍是不會在其國境線上停止前進的，」同時，趁着第二戰場的遲遲未開，又揮舞着賄誘惡蘇聯說：「英美的財團政治家們，根本是在等待着漁人之利，我們不能作傻子，德蘇停戰，事實上就是此次戰爭的終結，所謂第二戰場那全是空話。」第二是恐嚇，納粹的智囊一向認定盟方戰略的缺點，是在於不惜物力的犧牲，而痛忌人力的傷損的。因之，戈培爾的宣傳機構，及其指揮下的大量第五縱隊，一面加緊製造所謂「大西洋長城」，和「歐洲堡壘」的奇蹟，以穩定人心，一面大呼「孤注一擲」以表示歐陸戰役之嚴重。年餘以來國際間之暗潮起伏，原因自不單純，而納粹此一政治攻勢之巧妙運用，確亦甚著影響。莫斯科，德黑蘭，以及開羅之會談，對局勢雖具澄清作用，然而終以問題中心

第二戰場與太平洋

的第二戰場之不存在，總不能盡掃久已迷漫人心的層層暗雲。但六月六日盟軍的行動終於對此一混亂局面明白宣判了，它送達納粹的判詞很簡單，即「澈底失敗」。誠如正在來華途中的華萊士先生所說，這是盟國團結的證明。盟國的團結；固是軸心覆敗的象徵。華萊士先生之發表此項感想，較事情的發生雖稍遲兩日，這當然不是有意羈延，事實上恐怕還有更重大的事件正佔據着他那最寶貴的時間。

(二) 北太平洋氣候低沉

第二戰場開關的另一意義，自然是歐陸大決戰的序幕揭開，羅斯福總統所謂由東南西三面圍攻納粹的態勢之形成。這一壯闊的波瀾雖發自大西洋，而其偉烈的浪頭却更沉重的打擊着太平洋，尤其是北太平洋沿岸的海灘。

希特勒在這次大戰中的基本戰略，本來仍不出俾斯麥和史蒂芬的窠臼，即所謂穩定東面，攻擊西南，西方既克，再行東進，但希特勒畫虎未成，却給這日耳曼式的傳統戰略，加上了一條狗的尾巴，那便是東進慘敗，西面告緊，海空兩失，南線受逼。內線作戰，原是德國的拿手好戲，但它的演出，却自來是以避免兩面作戰為前提，目前盟軍三面圍攻態勢已成，在天空的廣泛干擾之下，德國所賴以自豪的內陸交通優勢，又難免大為削弱，想以應付面三的軸心集團中，義大利一足，早經折斷；而日寇一足，也正和納

粹自身一樣，不特已被三面環圍，且正深陷於亞洲大陸泥淖。那末，希特勒總部的將軍們，究竟會怎樣設計，來挽救這行將到來的厄運呢？當然，紮住東面和南面，拖長天空，挺住西面，這些戰略原則，都可能被採用的，所以，東面的戰線縮短了，巴爾幹的防禦增強了，西歐戰場早經完成了必要的佈置，新的工業重心，搬到西里西亞了。然而穿校轟炸的開始已暗示了事情絕難盡如人願，至於如何紮住東面的問題，連日東京柏林間雙方使節儘管接觸頻繁，未來事實恐仍會證明那是一籌莫展。挺硬打，究能打到幾時？不特局外人想不通，就是希特勒自己又何嘗真的想通過？

本來自英蘇，美英兩協定簽訂後，西歐第二戰場和太平洋的第二場，一時曾相提并論，雖則所謂太平洋的第二戰場，并無任何明確的界說，這對於東條的戰略神經，却也發生過同樣尖銳的刺激作用。一九四二年夏倭方之不惜「玉碎」以侵攻阿留申，便是有力的說明。而魁北克會談後，邱吉爾首相之聲言「蘇聯遠東基地之供盟方使用，已屬公開秘密」一語，尤可使人領悟其弦外的餘音。今天西歐的第二戰場既然現實的開闢了，關懷大局人士，自然不免要問：「那末，太平洋的第二戰場呢？」

蘇倭中立協定的存在是事實，蘇倭漁約最近的延長，使東條敢於大胆抽兵南調也是事實。但倭方的冒險家固然仍不能忘情於那「封存石油寶藏」，那「半徑數公里的鮭魚羣」，（見一九四二年八月倭「大洋」「國王」等誌）以及那足以截斷美蘇聯系納北

洋戰略形值；就是蘇聯又何嘗會忘記三十年前一進兵西伯利亞的血的故事呢？況且西歐第二戰場既經實現，蘇聯在軍事外交上的地位已劇轉機動，姑無論她對所謂太平洋第二戰場問題會否負有若何約束與義務，即以其現實利益衡之，西疆形式既已攻守咸宜，東疆的清算，更綽有餘裕，初無再事虛與委蛇之必要。

北太平洋本來是低氣壓的，這氣壓，今天更是更轉低沉了，北太平洋也是這次戰爭中，盟國與軸心集團間一段有名的濃霧帶，但經這次新由大西洋湧來的巨浪之衝擊，這濃霧也正在被層層突破，預兆着明朗天空的到來。

(三) 東條心底的「陣痛」

第二戰場的巨槌，敲在希特勒的頭上，也敲在東條的心底。今春倭國之不惜對蘇屈服，取得北方緊張情勢之暫時鬆緩，原期藉此抽兵南下，在我國戰場勉圖掙扎，以增強其在亞洲大陸之地位，為將來海上之覆滅預備後事，一以破壞我與盟軍相配合的攻勢準備，妄圖消滅我大部戰軍主力，以爭取未來戰略優勢，因之，自三月以來即調兵遣將，加緊佈署，迄四月十七日首先在中原戰場蠢動，上月內更先後在湘鄂戰場發動進攻。以敵寇此充使用兵力之大，及蠢動範圍之廣，其所抱期望之殷且切，於以不難臆測。東條向來是只打如意算盤的，可是這回如意算盤的實現，根本上就離不開他口已所說

定的兩項必要前提：第一，今年仍然沒有第二戰場，就有，也不該是現在，而應在雙方行動結束之後，或進入結束階段之時。第二，英美盟軍均集中注意於西方，根本不能兼顧太平洋，而我國軍隊也必須是毫無準備的。否則便不只沒有實現企圖的充裕時間，同時也挪不出這必需的力量。但今天的事實却爽朗的給了東條幾個大耳光。湖北的蠢動急不得逞，中原戰局仍纏鬥不休，而滬緬戰事更敗局已成，加以第二戰場這巨極的猛擊，東條心底陣痛之餘，不得不大呼「時間太晚了！」的確，時間從來就是和東條作對的，它從來就不會讓東條感到過一回是「很早」。

新的情勢，不能不引起新的考慮，東京的德使史塔瑪許會極力向重光保證，他的領袖仍然掌握着充分的威力，足以根本撲滅大陸的盟軍，一旦敦刻爾克的故事重演，其意義即軸心最後勝利的降臨，但只要倭方能幫忙紮住東線。然而東條如何幫忙？時間晚了呵，一切總是時間。兩年以前莫斯科危急時沒有幫忙，一年以前史城吃緊時沒有幫忙，現在從何處幫起呢？所以目前在東條腦中打着急旋風的，也許根本不是史塔瑪許提出的問題相反的却是：（一）大西洋的巨浪衝到北太平洋後，會發生何種結果？（二）西歐戰局發展如何？老希是否能替它拖延一段足以完成計劃的時間？（三）太平洋其他方面還有什麼相應的風浪襲來？而歸總的一件大事，便是在中國戰場發動的行動如何收場？硬打下去，計劃能否完成是一問題，就能完成若干，意義是否變質也是問題？不打算樣

這裏東條到似乎玩了一點小聰明，這同蠢動之初，一直便沒有作過信口開河的誇大宣傳，因為這才方便隨時宣稱達成任務的。總之，「時間晚了」這一觀念正整個侵據着東條的腦筋。所以，已從東北南調的軍隊，不得不迅速從倭國內移調增防，漫長的海洋防線更不能不有所整備，而在中國戰場上，剩下的似乎又是「面子」問題了。然而我們中原，湘粵，以及鄂西的健兒，偏巧又沒給東條「面子」。打下去，他們會纏鬥，苦鬥，按照計劃，克盡他們應盡的任務。不打下，他們也會乘機配合盟軍，展開明天的更大規模的反攻。新的情勢苦惱着東條，苦惱着倭國一月一度的元老重臣會議。義大利的巴多格里奧政府投降後，去年十一月的日本外交詳論雜誌就大聲聲出了「顧此前車之鑑，特宜警戒敵方之此種謀略」，意思無非是在對日本式的巴多格里奧開刀，其實它還不知道，盟方是根本不需要日本式的巴多格里奧的，而日本國內却也并不乏其正瞭解日本人民利益的人。羅斯福總統認為：「希特勒的失敗，將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時日，較預料為早。」這也許不單純是一種估計，而是具備了充分客觀條件的必然歸趨。

(四) 大戰的展開及其影響

東京的廣播，曾煞費苦心，儘量在紙上替它的西歐夥伴捧場，硬咬住牙根說西歐戰場的最後勝利必屬德軍。爲什末？據說第一是德軍精強，能拚命。第二是歐陸之戰，即

不曾德國本土之戰，故德方必更加拚命。同時也說德國對盟軍登陸的最初階段，是採取「靜觀」政策的。其實就自私的日本性格說來，這種捧場與其說是爲德國，勿寧說是爲自己安定國內人心，東條根本忘記了盟方估計中的德軍，本來就比它所誇大的還要精強，同時也故意忽視了兩年多來，盟方周密而龐大的驚人準備。

至於希特勒的「靜觀」，也絲毫不足稱道。在三度空閒的戰鬥裏，尤其在天空已經高度使用，機動已成爲戰鬥中最大特徵的今日，不「靜觀」而肯動，便等於自取滅亡。諾曼第半島的爭奪戰，不過是未來大戰的序幕。誠如蘇聯軍事評論家托爾契洛夫所說：目前艾森豪威爾將軍才僅用他龐大軍力中的極小部份投向戰場，在二千英里的漫長戰綫上，盟軍主力沒真正出現之前，希特勒不「靜觀」又有何法。在納粹的西歐防禦計劃中，原來駐在瑟堡的兩個傘兵師團，準備是在盟軍跨海時，立刻在英國本土降陸，從軍于擾破壞的，沿岸儲備已久，且具有強大火力的快艇和潛艇，是準備用來有效截斷海上運輸的，再配上海灘的堡壘和大量空軍。就隆美爾將軍想來，如此防禦應該是萬無一失了，其實這也正是所謂「大西洋長城」的真面目。但盟軍這次的以大規模空中降陸，代替了海上登陸，不特大大破壞了德軍的預定計劃，同時也拘納粹洩露了若干攻歐戰術的新內容。

橋頭堡之戰，盟軍已立穩腳跟，蒙哥馬利將軍更已劃切的宣稱「盟軍已獲勝」。這

便預示着次一行動快要到來。羅馬的潰敗還沒有到止境，蘇軍北綫的新攻勢現正順利展開，目前的納粹，不只在軍事上須伸長鼻子，探察着西方盟軍主力指向何處，準備着接受從東面，從南面，甚至從北面飛來的極擊；同時在政治上還須銳利注視着中立國的動定，拚命鎮壓着歐洲地下久已潛滋暗長的火種。瑞典在搖擺中，西班牙在戰抖着，土耳其更緊握着自身利害的天秤屏息的注意着時機。法蘭西的地下已經在怒吼，巴爾幹也正遍地生着煙，政治攻勢的運用，現在已不屬於希特勒，而為盟方所專利了，納粹的將軍們只好「靜觀」着，硬着頭皮打下去。時間慣會和東條為難，同樣也慣會「糾粹為難」，法國之戰，本質上不同於義大利之戰，大會戰的發生必不在久。

(五) 結論

第二次的法國戰役，也許結束在巴黎的陷落，也可能結束在德法的邊境，這一重大的決定權，大半已在盟軍掌中，這裏我們也用不着打賭，硬說盟方的次一目標在何處，因為這必須讓我們前方的盟軍去親自通知希特勒。但可以說的，是防禦問題現在已緊抓着希特勒總部的神經中樞。那些將軍們之講，也許還有的在重溫敦刻爾克的甜夢；然而法國戰役一旦在相反的情況下結束却怎樣呢？希特勒的拚命到底自無問題。可是所有國防軍系統的將軍們是不是願意？幾千萬「優秀」的日耳曼人是不是都願意？甚至連納粹

二、第二戰場與日本的掙扎

張廷鈞

(一)「昭和國難」

第二戰場的開關，給德國敲出了喪鐘，這鐘聲，也繚繞在東京的上空，所以在盟軍登陸的第二天，朝日新聞慌忙打電話問柏林分社記者：「蘇聯動向如何？」八日東京廣播電台，就以沉重的語氣向國民報告，「此次作戰，可謂係過去四年零九個月歐洲戰爭的總決算，同時亦可謂係左右今後歐洲命運的作戰新階段」。其實這不但將左右今後德國的命運，也將左右今後日本的命運。縱然是東條，也不會相信，在德國崩潰以後，日本還能夠單獨對抗盟軍吧！所以六月九日，日本情報局發言人岡崎勝男不得不公開承認，「德國在歐洲之命運與日本在東亞之命運相同，日人咸知諾曼第之戰，將決定日本在太平洋上之命運，今日之戰，廣及全球，不論其發生於新幾內亞，緬甸，意大利或法國，其為同一戰爭則一。」焦灼憂慮的心情，連日本發言人也無法以詞令來掩飾了。

日本是一個誇大而缺乏韌性的民族，容易興發，也容易失望，號稱「和製希特勒」的中野正剛，當我南京失陷的時候，在柏林大言不慚的告訴希特勒：「戰爭已經完了，剩下的是如何收拾局面的問題」那知「完了」的不是戰爭，而是中野自己！他終於因失

望而自殺，這正象徵着日本整個的前途。

在太平洋大戰爆發以後，因為初期的伴勝，一般日本人沉醉在勝利的美夢裏，也以爲「戰爭已經完了。」誰知在興高采烈，高呼着「帝國絕無空襲之虞」的時候，杜立特將軍却在東京拋下了炸彈。當誇着「皇軍無敵」「美太平洋船隊全滅」的時候，所羅門却大吃敗仗。接着「爪達康乃爾撤守」，山本五十六陣亡，阿圖島「玉碎」，日本國民由沉醉而清醒，由清醒而失望，由失望而悲觀，所以德富蘇峯慨然的說！「公平冷靜的觀察，雖然是一小部分，但不可否認德國民中的確存在着樂觀論者與悲觀論者。樂觀論者，陶醉於緒戰的赫赫戰果，以英美爲易與，對戰局作盲目的樂觀，悲觀論者，因爲戰局進行的頗爲失利，在意識上誇大痛苦，大感前途之不安。這都是對現實認識錯誤，給敵方謀略戰以極好的間隙。」內閣參事官道水久常更責難政府，認爲這由於宣傳政策的錯誤。他說：「因緒戰戰果太光輝偉大，所以陷國民於戰事已經結束了一半的錯覺，這真是可怕的事。而政府對情報的態度，實應負相當的責任」。

其實日本政府根本自己也沒有預料到反攻會這樣快到來，更沒有想到「無敵皇軍」原來不值一擊。「悲觀」的豈僅是一部分的人民，就連最誇誕的日本陸海軍人，也不再樂觀，而露出了一「悲觀論者」同樣的調子。例如日本大本營報道部的秋山中佐，當說明爪達康乃爾潰退原因時，就哭喪着臉，大訴其苦說：「在六個月中，常常繼續幾天，一

粒米也得不到，一合米都幾個人分吃，高級指揮官絕食十四天，兵士十八天中，就靠草根，檳榔樹芽，飲蔓草上滴下的水來延命。」而有一位海軍大佐，更率直的說：「若我們有生之日，別想着見日本的勝利」。

而更澈底透露了作戰真相，令日本人不得不絕望的，是一羣新聞記者們的報道，他們讓日本國民知道，日本在南洋不但喪失了制空權制海權，根本就沒有方法與美軍對抗，只能「拱手待斃。」去年十二月號的時局情報雜誌，曾登載了一篇南洋作戰座談會的記錄，談到新幾內亞的戰況時，一位新聞記者說：「美軍在倫多巴島登陸以後，出動其自衛隊的空軍，使用想像以上的機數，對日軍基地猛烈轟炸，同時還動員相當的機動部隊進攻，所以日軍喪失了海上接濟線和制空權。並且憑其機械力以無數的砲彈，毫不顧惜的轟擊日軍陣地。對作戰困難的叢林地帶就利用兵艦開炮地面陣地射擊，空中猛炸以可怕數量的榴彈炸彈，將叢林化為火海，燒成平地，日軍作戰，實在太困難了。如果飛機數目，縱然不能與敵方平等，就是相差得不要太多，也不致如此苦戰。」另一位記者說：「前線將兵最大的痛苦，就是敵方發「〇」發榴彈，日軍却只能以「〇」發還擊。縱然有凜然的勇氣也只好「拱手待斃。」」。

所以日本報章雜誌上，到處是「昭和國難」的呼號。有的說：「國難是非常具體的到來了」，有的說，「豈僅是國難，並且是「二重的國難」。因為「內則包藏着向國

家主義國防體制作實的轉換的深刻問題，外則有由於海上交通線被切斷，本土被空襲，而引起混亂與破壞的危機」。日本的評論家穗積七郎，在去年十月的中央公論上，就對日本的戰局和前途，作了「自畫像」。他說：「美英先以所羅門爲中心，廣布陣線於南島島，大島島，拉布爾，蒙達，莫勒斯比，再恃數量優勢的空軍，在短期進攻下不斷進逼。今後恐怕一方將由新幾內亞北上，奮取菲律賓，他方爲恢復中印動脈而反攻緬甸，同時增加在華的空軍攻勢，他們的目的，在切斷以台灣爲據點日本經濟與南洋物資的結合運輸綫，和南洋日軍的接濟綫。然後他們將北方據點，正面太平洋的接點，和中國大陸的據點，發動攻勢。一面增強飛機潛艇的活動，對日本經濟動脈採取游擊戰，對日本本土重工業地帶，展開徹底破壞性的轟炸。這已不僅是紙上的計劃，而在按着日程表具體實行，他們的目的，不僅是恢復戰前態勢，將戰爭作有利的結束，就可以完事，實欲將西方的德國，東方的日本，澈底蹂躪，令其不能再起。尤其是對於日本，將令其國體崩壞，軍隊解體，重工業被奪，而顛落於美英的支配體制」。

現在中印公路，正在中美聯軍的進攻之下，接近完成了，美軍在拜阿克島的登陸，距菲律賓只八百哩了！駐華美空軍，已經開始轟炸日本土了！而最近塞班的登陸，馬里亞納羣島和千島羣島的突襲，已令東京感到「四面楚歌」。再加上第二戰場的迅雷，更令日本人的神經爲之錯亂。德積七郎的「自畫像」，已不斷的由盟軍加上了顏色，「具

體到來」的不僅是「昭和國難」，而是「大日本帝國」的毀滅。

(二) 東條政戰略的轉變

面臨着毀滅的命運，担負着毀滅責任的東條，縱知道大勢已去，但是他仍不能不作掙扎，自從美國發動太平洋反攻，德軍在蘇聯戰場敗潰以後，東條就在轉換他的政戰略，想作最後的掙扎了。而在今年一月的日本第八十四屆議會中，他更明白的透露了這一新政戰略的內容。

什麼是東條的新政戰略呢？簡單的說：在戰略上是採取守勢準備長期戰，想以空閒換取時間。希望能在德國未崩潰，盟軍在太平洋的大反攻到來以前，積極擴充飛機，船舶，食糧的生產，完成所謂「防禦態勢」。在政略上，希望利用國際間的矛盾，戰爭期間的延長，盟軍在戰敗德國以後，對戰爭的疲憊；並且利用他所保存的實力作講價求和的資本，而避免整個的覆滅。

所以東條在本年一月廿一日的議會演說，不但不見「決戰」字樣，就連前年常談的所謂「決戰的連續」，也無影無蹤了。而他却一再鄭重提出，「今後戰爭推行的要諦」在「準備長期戰。」並且解釋「由最近美英在南太平洋方面，不顧巨大犧牲，亂行挑釁，的戰法看來。敵方美英，尤其是美國，雖一面呼號長期戰，其實所渴望的却是短期戰

「。接着東條就露出了真心說：『如予以時間則帝國的戰略據點，將日益鞏固，南洋的軍需資源，將逐漸戰力化；大東亞民族的集結，將大行增強；帝國的地位，非彼等（指美英英）所能奈何。這是他們當然要考慮到的，同時也是他們所最懼怕的』。

那麼反過來說，日本最恐懼的，當然是盟軍不「予以時間」，不令他充分準備的餘裕了！所以東條針對着這點，想用一切方法，避免與盟軍「速戰速決」，而盡力爭取加強準備的時間。他一方面將劣勢的海軍東藏西躲，避免決戰，一方面利用所謂「地理上的戰略優位」，延緩盟軍的進展，想在這期間，鞏固戰略據點，加強南洋物資的掠奪，和增加國內的生產。然後再以待逸待勞，俟盟軍接近其近海，用潛艇切斷盟軍海上的接濟線，用陸上空軍猛撲盟方的艦隊，作背城借一的海軍會戰。

日本海軍戰略家濱田吉治郎中將，就曾說過：「如果海戰是東將美國艦隊西將日本艦隊，招至茫無際涯的太平洋當中，並覓一公證人。而實行戰鬥時，劣勢海軍的勝算當然很少，縱不敗亦難免苦戰。但是決沒有這樣愚蠢的戰爭，因為戰爭是在戰略的地理支配下實行的，所以過去的海戰，決沒有在大西洋當中展開的，必定在沿岸，或島嶼附近作戰。……尤其在飛機發達的今日，接近戰場的陸地或島嶼，如有本國的航空根據地，那簡直等於一艘巨大不沉的航空母艦，可以補助己方的劣勢，……如能預先準備這種地理上的戰略優位，並加以巧妙利用，來指揮作戰，那麼以寡敵衆，不過是有恃於名將的戰

略而已」。所以重光外相在今年議會演說中也特別提出「勝敗不單由物資方的優劣來決定，而地利實在日本」。

這一切證明日本現在的戰略是守勢的，而這守勢是爲了爭取時間，爲什麼日本不得不採守勢呢？因爲日本的產業構成，向來以中小企業占優位，現在雖然極力向重工業中心移轉，但據石濱知行在去年十二月的日本評論說：「國內整備，迄今仍未完成，因爲日本的產業機構和制度，究竟難作急激的轉換」。而南洋方面「重要的國防資源之急速取得，雖有相當效果，但因船舶及其他限制，未能充分運回內地」。而島田晉作在去年十月號的經濟知識，更老實的說，「就海上運輸力的現狀看來，只能勉強應付作戰，要想將開發了的南洋資源運回內地，是沒有多少希望的，這由最近科學技術審議會中，經東條總裁裁決後的答覆政府書，認爲鋁等三原料，要脫離依存南洋的原料，採取鋁的自給自足方針一事，就可以察知。在現在飛機增產第一主義的時代，不能利用品質優良，出產豐富，製鍊最容易的南洋鐵礬土，實屬遺憾，當然也是萬不得已。其實不僅祇鋁的原料而已，如大衆所週知，在藤原銀次郎第二次考察以後，東北和北海道製鐵，向來用華北結結炭的，現在也改用北海道炭了，鐵礦石也多半靠內地與朝鮮的生產了，其他如銅、鋁、錳、亞鉛，甚至石油，也要更加依賴國內資源的開發了。由島田的話來看，日本現在不但不能利用南洋的資源，就連華北的物資，也不能充分利用，只能靠國內

的有限生產，以這樣脆弱的基礎，除了避戰延戰以擴充準備外，當然別無辦法。

一月十日的朝日新聞社評更明白指出：「時」的要素，在交戰國雙方，都以極大的壓力起着作用。敵方焦慮着要短期決戰，就是最顯著的例。而日德對此，却以確立長期戰態勢，準備應付敵方反攻的萬全之道為對策。這一長期戰態勢，並不在徒然的再在時日。却是預備邀擊敵方攻勢，並預備轉守勢為攻勢，而覓取勝利的機會」，……如果算錯了敵方最後的攻戰時期，或我們對戰爭的努力趕不上戰局的發展，那就不堪設想了」。由這段話，可以證明日本今日的戰略的確是以準備長期戰，拖延時日為目的。

日本這一「長期戰」戰略與他逃避免釀制覆滅的戰略是互相關聯的，也可以說是以輔助他的戰略為目的。因為日本要想獲得有利的自全之道，必需保存着尙可一戰的實力，作為講價的資本。不過，除此以外，還需要在外交上，能與一二在世界上有發言權的國家，保持相當的關係，所以在今年一月的議會中，重光特別聲明：「至於日蘇兩國關係，並不因為大東亞戰爭的勃發和歐洲戰爭的進展，受任何影響，兩國間的中立關係，將堅固維持」，而由本年三月三十日，日蘇魚業條約的延長，日本竟以北庫頁島日本石油石炭權的讓與蘇方為交換條件，更可以看出日本對蘇外交的積極和維持日蘇中立關係的苦心，東條在議會演說中認為：「在國家的利害關係上，包藏着根本的矛盾，是同盟國間無可補救的缺點」。同盟國間，是否有根本矛盾，沒有討論的必要。不過東條既這

樣認識，當然也就認為是一線可乘的機會。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昭和天皇重臣，討論時局，而未請閣僚陪席，最近（五月十七日）東條集前任的所有首相於官邸，開重臣會議，對「時局作種種懸談」達四小時之久，並且決定以後每月開會一次，我們當然不能明白他們討論的內容，但是他們所討論的，既是時局問題當不出如何解救日本目前難局的範圍。如果第二戰場的攻勢能順利迅速的進展，在德國總崩潰的前夕，日本很可能要提出求和的呼籲，也許他還要懇求與他保持中立關係的國家作仲介也未可知。如果德國還不致迅速崩潰，太平洋的反攻還沒有威脅日本本土的安全，他還是會理頭擴充實力。因為日本也明白，如果求和，要想避免無條件投降，要想避免開羅會議的決定，是沒有希望的。如果實力能增加幾分就多幾分講價的資本。並且只要令盟軍不能利用中國作陸空軍的基地，僅祇海上的進攻，還不能令他迅速崩潰。縱令苟延不了多少時日，但是在盡力掙扎以後，仍然還有他作「無條件投降的機會」。

（三）「國內戰場」的「隘路」

東條既然想爭取時間，準備長期間，所以同時提出了「國內戰場」的口號，要求舉國增產。但是就日本「國內戰場」的實際看，增產是不是可以順利進行呢？增產究竟能有多少效果呢？

先就日本的一般工業條件看，是不是有大量增產的可能？據日本經濟學者土屋清在去到十一月號的中央公論說：「以現有的生產方式，日本的生產想增加兩倍，粗略的說，就至少要增加兩倍的設備，資材與勞力，現在自無可能，那麼以現有的設備，資材，勞力，作最高度的利用，當然也多少可以增加生產，但是絕對不能達到兩倍。這由生產過程機械化進展的遲緩和產業界的實情看來，可以相信這觀察沒有錯誤。所以日本的生產力擴充，實在受着極大的限制。因為不但設備資材成問題，就是勞力，要想達到所需要的數額，也異常困難」。其實，日本成問題的，不僅是設備，資材，勞力而已！還有技術問題，更是他致命的缺點。日本工業界權威松前重義博士在同期的中央公論就公開承認：「日本是沒有生產技術的國家，現在也沒有充分的生產技術」。「日本之所以缺乏生產性，第一因為精密工業生產性的貧困，即工廠有着家庭工業的性格和生產體系又非常不科學，如果將我（松前自稱）觀察日本生產工場的結果，與我十年前在德美工場參觀的結果相比較，日本現在仍然沒有超出手工業的個人技巧的生產範圍，從部分品的製造到工廠全體的生產構造說，都是如此。」所以他感慨的說：「日本一般生產的量與質的劣勢，在事變以後，並沒有多少改善」。換句話說，日本所要求的增產，無論是一質的向上」或「量的擴充」，都不能不受極大的限制。

再就日本增產的實際情形看，是不是表現了奇蹟呢？

拿飛機的增產說呢！日本簡直傾全國之力用在這方面了！應該是一日千里，成績驚人的，但是去年十月五日的東京報紙，却發表了「航空機增產之隘路」的記事，承認業家，祇願積儲原料，擴張工場，爭取勞力，以備將來保有生產餘力，不傾全力謀工場能率的增加。

(二) 因為原料獲得困難，各工廠都急於爭取新原料；對已有的材料，不願積極使用，並且工場與工場間，不能有無相通，往往因為某種原料的缺乏，而令半製成品不能迅速完工。

(三) 在技術方面，能率既不振，能力也未提高。所以日本記者痛罵「航空工業界，還是採取投機與黑字主義的生產方式」沒有脫除「自由主義時代」的餘弊。

所以日本人自己也說：「帶着高度國家性的航空工業，尙且如此，屬於生產擴充部門的間接軍需工業，也就可以測知」。(改造二月號)

現在我們再看看日本增產食糧的情形。日本自一九三九年朝鮮及本土西部的大旱災以來，一直鬧着食糧不足，每年要從南洋一帶，輸入大量的食米。可是自從美軍在西南太平洋發動反攻以後，日本的船舶除了供軍需外，就連飛機原料也不可能，自然更無法運米了。所以日本不得不「完全放棄外米依存主義」，而想完成自給自足體制。

但是日本要想增產食糧，先要解決農村的勞力，肥料，農產物的價格問題，土屋春樹在今年二月號的改造上就說：「日本農業生產的最大障礙第一是農村勞力的不足，第二是資材難和肥料難，第三是農產物的價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解決，增產是不可能的」。這些問題有方法解決嗎？土屋接着就表示不可能，因為「勞力的不足，資材的困難，在決戰階段，不僅日本，也是世界交戰國的共通苦惱，價格問題與其他國民生活相關聯，也不能簡單提高」。

那麼我們再探討一下，近年以來，日本政府的食糧增產的成績吧！御手洗辰雄在二月號改造上說：「譬如米的增產，化費了莫大的經費，使用了大批官員，動員了農村已經不敷用的勞力，而所開墾的土地，是過去未開墾過的，如荒地，山林等，所以開拓時需要勞力特別大，結果是分了農村不足的勞力來開墾，反令熟田因勞力不足而放棄，這只是一例」。由這一例，我們就可以看出食糧增產的前途之暗淡。去年八月，每日新聞曾派記者到十五縣的農村去訪問，探查增產的實情，可是沒有一縣的農民不哭訴增產的困難，不哭訴勞力，肥料的不足！不哭訴農產品價格太低。而關於一般農具的不足，調查富山縣的記者更特別提出了一個實例說：「越中農家因為沒有牲畜，每年農忙期，要向長野岐阜兩縣大量借用耕馬，所以縣當局大行獎勵有畜農業，某村為響應此舉，在今年購買了二十頭牛，可是雖然買了牛却沒法購得耕田時套牛的皮具，結果牛還是不能使

用」。而一般農民的生活，據岡山縣的報告看：「一個農耕農，如果耕一町（約合千八百方丈）的土地，其生產收入是米七十包，千二百六十圓，麥三十包，四百圓，合計約千七百十圓。爲此支出的費用，即肥料，税金，資材等約六百餘圓，純收入概在千百圓左右。另外却需要三人的勞力，一家如果有五人，那麼八人的家族，就非靠這千百餘圓的收入過活不可。農倉敷市大原農業研究所的調查，農民每人每餐的膳食費約十錢，八人的家族，一年的食費就要耗去八百餘圓，結果只餘三百圓作其他一切用度，但是這還是指自耕農的場合，如果是佃農，收入還要大大減少，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維持生活」。農民連生活也不能維持，勞力，肥料的問題又得不到解決，所謂食糧增產，自然也不會有結果。

至於日本人民的生活，現在也到了食不飽，衣不暖的地步。在食糧方面，自一九四〇年起日本就採取了配給制度，每人每日公教人員配米二合八，勞動者配三合二，農民配四合，平均起來大概是三合左右，後來因爲糧食不足，於是將一部分米改發雜糧，今年因爲南洋的米也無法運至日本，於是根據決戰非常措置要綱，自四月一日起，全國人民改用兩餐，將食糧的配給減少了三分之一，到了四月中旬，因爲小學生只吃兩餐，實在不能忍耐，才由文部省提議，經開議通過，決定對小學生由國家供給午餐，每天在學校食用。至於衣服，在一九四一年，就採取了憑證購置制，規定每人每年爲一百點。可

是到了今年二月，又重訂規定，將點數大為減少，三十歲以下的每年五十點，三十歲以上的每年四十點，自四月一日起施行。以點數之少，要想購置新衣是不可能的，只夠購買襪子和修補舊衣的零布。所以六月二日，日本廣播說：「爲節約貴重的纖維資料與勞力，實施衣服簡素化，決定自今年起，不穿西裝上身，不打領帶，穿着無領的內衣，也可以出入各處。」

日本的國內戰場，軍需增產陷入「隘路」，食糧增產走到絕境，國民生活更是悲慘不堪，去年的文藝春秋中就有有人在慨嘆，「可悲的傾向瀰漫於各方面，尤其是文化人被稱爲有識者，也只作唯物物的打算，是什麼道理呢？」

日本雖想藉「長期戰準備」來苟延他的壽命，可是「生產的隘路」將令他連準備長期戰也沒有可能，同時人民生活的日趨悲慘，將促成他的早日潰崩。

(四) 最後的掙扎

最後，我們想分析一下日本最遲在中國戰場蠢動的原因和目的，以及今後的可能動向。

當分析日本政戰略的時候，我們認爲他的戰略是守勢的，以時間換取空間，準備長期戰爭，政略是希望利用國際間的矛盾，戰爭期間的延長，覓取有利苟全的機會，那隱

僅在中國戰場的蠢動，是不是與這一政略戰略相違背呢？祇要仔細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但不違背，並且也就是這一政略戰略的實行，因為要想拖延戰爭時間，他首先要解除在中國大陸上陸空軍對他的威脅，他要想作政略上的陰謀運用，也可以將佔領地的退出作為講價的資本。同時他當然也要考慮到將來日本本土與南洋的海上交通線被切斷後，如何獲得陸上的連絡線，可是日本這次在中國戰場發動攻勢的時期，却基於他對歐洲情勢和太平洋形勢的估計，而這一估計，現在却證明是錯誤了。

照日本的估計，在德國未崩潰以前，英美爲了對付德國，不會以全力壓迫日本。但是最近數月以來，第二戰場的呼聲愈來愈緊，英美對德國的轟炸，愈來愈烈，日本深恐一旦第二戰場開關，德國迅速崩潰，英美移攻歐的力量來攻日本，那麼他不是逆捋扎的機會都沒有了嗎！所以他想乘第二戰場未開關以前，在中國大陸完成他的攻勢防禦戰。所以在四月中旬，發動了河南作戰，五月廿七日又開始向湖南蠢動，他沒有料到六月六日英美聯軍竟在法國諾曼第半島登陸，而開關了第二戰場，日本現在當感着時不我予了，不過日本也還可以存在着一種妄想，希望德軍能阻盟軍的迅速發展，而美國爲歐洲戰事所吸引，不會對他作大規模的反攻，那麼他還可以在中國戰場獲得作戰的時間。如果就這一方面看，則他的蠢動目前還不會休止，假使我們對他的蠢動目的，作更具體一點的分析，主要當不外以下四點：

一、想打擊我軍的主力，使我無力反攻。因為將來在配合盟軍海上反攻的時候，獲得新裝備中國陸軍，將是最有力的陸上反攻部隊，如果沒有中國陸軍在大陸配合反攻，或中國陸軍已喪失反攻的實力，那麼在華的日軍既沒有受致命打擊的危險，日本也就可以避免腹背受敵。所以五月十二日東京廣播河南作戰的意義在「擊滅重慶軍最精銳的第一戰區湯恩伯軍，予重慶所呼號的六月攻勢以致命的打擊，而獲得作戰的自由」。六月一日廣播也說明：「日軍這次對第六第九兩戰區的進攻，在重慶準備六月反攻前發動」，意義在將第六第九兩戰區軍力加以殲滅，所以這次敵軍的進犯，目的在打擊我主力，藉以「獲得作戰的自由」，一方面減輕在華日軍被反攻的威脅，一方準備將來可以抽調在華駐軍應援其他戰線。

二、想打擊駐華美空軍，令中國空軍基地更行後退，不能威脅日本本土。因為對日本的空中反攻，如果以中國為基地，較由航空母艦起飛規程可以大千萬倍。日本目睹着德國被炸之慘，想想將來，當然不寒而慄。所以東京六月九日廣播：「河南作戰及華中新作戰，在收獲大戰果下面繼續進行中，這次作戰的重要意義之一，係在擊碎在華美空軍，因為一年前，在華美空軍機僅二百數十架，中國空軍機也僅二百數十架，現在却膨脹到了相當大的數目。其使用基地，也有三百餘處，並且他們的航空要塞和預備基地羣，在中國東南，有以桂林為中心及以建甌為中心的兩團，又在中國西北，則有以成都為

中心的一團及以西瀛爲中心的一團。……陳納德的野心，係欲以這四個集團爲地帶，一舉空襲我本土及華北「滿洲」的重工業地帶」。六月一日廣播也曾說：「近幾年來，美駐華空軍對日軍襲擊，頗見頻繁，並更在衡陽，醴陵，吉安，遂川等等地方，建立前進空軍基地，等待時機，俾便出動擊炸日本本土，由於這次對第六，第九戰區的進擊，此等基地，不久都將爲日軍逐次佔領」。日本想佔領這許多基地，是絕不可說的，不過他一定想佔領幾個可以控制或接近這些空襲日本「前進基地」的據點，隨時可以出動陸空軍加以擾亂，不令我們能有効利用，「前進基地」空襲日本，甚至逼迫我們的「前進基地」，更行後退，因航程如果太遠，空襲日本，自然要感覺種種困難。

三、想擴大華佔領區，作政戰略的運用。因爲日軍的佔領區擴大，一方面可以使我們的抗戰更爲艱苦，他方也可以對日本國民誇張宣傳，安定安定民心，表示前途並未完全絕望。同時在戰略上隨時可以阻止我軍反攻實力的加強，空軍基地的建設，並且縱然這一切都不生效，也還可以在投降的時候，作爲講價的資本。因爲佔領地愈大，那麼撤兵的範圍當然也愈大，這種全面無條件的撤退，在日本可以自稱是極大的讓步，而要求降低其他懲罰，就是他所提出的投降條件，不爲盟國接受，仍然也可以利用佔領地面積之大，延緩崩潰的時日，令盟軍感覺逐部解決日軍，逐地收復失土，犧牲大而時間久，對他們的投降條件，或許可能重新加以考慮。

至於打通平漢路與漢路甚至於打通所謂理東京到新加坡的大陸鐵路綫當然也是日本的希望。因為這既可以減少海上運輸的困難，而一旦南洋與日本間的海上交通被切斷時，還可以維持一條陸上的退軍之路。不過這在日本，也只是一種希望，並沒有絲毫的把握。不要說與漢路不是半年內所能打通，所謂「大陸鐵路」就是把地面佔領了，也要十年才能鑄成。而以平漢路說，敵軍甫經打通，馬上就被我們從中切斷。縱令他能打通平漢與漢兩路如果安全通車，起碼要用十個師團的兵力，日夜看守着鐵路，日本現在那能抽出這麼的兵力作護路隊呢？何況就是這數目的兵力護路，也還是沒有方法防止從中切斷。所以真正說來，打通平漢與漢，只是一種宣傳與希望，日寇自己也知道沒有方法達到這目的與任務。

日本這次在中國戰場的蠢動，是他最後的掙扎，其目的為他自己所說在「獲得作戰的自由。」希望將來我陸空軍不能成爲他致命的威脅。所以此次不惜抽調東軍進行作戰。但是第二戰場的開闢之早，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華萊士在西伯利亞的任務，令他苦於測料，世界戰局與他發動戰事時的情勢，大不相同，當然這一局勢的變化，也許更令他加緊中國的打劫，不過同時他却也不能不顧慮北方情勢關東軍不但不會再行抽調南下，也許已經南下的還有退回的可能。這次蠢動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回光返照，我們要咬緊牙根與敵週旋。因爲第四次湘戰大捷之後，緊接着，就將是「最後勝利」的來臨。

第二戰場與太平洋

三〇

一九四四・六・十四

三、第二戰場與「南洋共榮圈」

姜季幸

(一) 南進的好夢

包括着緬甸、泰國、越南、馬來亞、婆羅洲、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羣島和澳洲，即我們通常稱爲南洋的廣大地域，因爲土地肥沃，物產豐饒，久已給許多有心人稱爲寶庫，而垂涎三尺了。特別是以那種「因搶劫深山寶庫而致富的桃太郎」（日本全國男女老幼所一致崇拜的一個古時的強盜童子）的「強盜作風」爲「立國精神」的日寇，更是欲得之而後甘心。

其實，南洋雖是寶庫，却同時也是火藥庫；火藥雖可以殺人，却亦足以自殺，同樣的，奪取了這南洋寶庫，雖說可以造福，同時也可以招禍。試看兩年前侵佔了南洋的日寇，曾幾何時，便已陷於四面包圍，窮於應付的絕境，使那些已經攫進懷中的珍寶，逐漸變成了炸彈，終於要送掉他的性命！

當日寇偷襲了珍珠港，且陸續以大批陸海空軍向南洋各地猛犯，而傲倖得着進展的

當兒，敵酋東條，曾瘋狂似的一再叫道：「日本之進行大東亞戰爭，係謀獲得大東亞的戰略據點，將重要資源地域，置於日本監視之下，以擴充日本的作戰能力，與德義密切協定，互相呼應，展開積極之作戰，使彼英美屈服……」（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國會演說詞）；「開戰二旬佔領香港，三旬攻佔馬尼刺，不出七旬，即攻佔新加坡，於是英美多年侵略東亞之三大據點，全爲日軍所佔領」（同年二月十六日演說詞）；「日軍三月一日已在荷印最後根據地爪哇登陸，五日攻佔其首府巴達維亞，要地泗水，旋亦攻下，三月九日，荷印政府終於投降……緬甸方面，日軍越天險，席捲緬甸平原，八日佔領仰光，滇緬公路，因此破壞……荷印及仰光陷落以後，澳洲及印度乃直接立於日軍銳鋒之下……澳洲今後若不改變其態度，則唯有一如今日荷印之運命……現在緬甸人之緬甸，將告成功，印度三萬萬民衆所期望之印度人的印度，其實現之期，余確信亦在今日……」（同年三月十二日演說詞）。

那時候，東條和全日本的統治者們所感覺的愉快，較之桃太郎用車子裝運所搶得的金銀珠寶，回家獻給父母時的歡欣，確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在美華洋戰爭剛過一年詞時候——一九四三年的十二月九日，東條在招待德義兩國新聞記者的席上，更大聲厥詞，「日本獲得南洋的資源，已逐漸使之「戰力化」，爲戰爭而使用，以增強作戰力量」，並收相當之成績，是以日本獲得所有南洋的資源，已給與英美等國在戰爭上的致命

抵戰，同時却給予我盟邦以重大貢獻，此則余所引爲欣快者也。」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曾妄言：「……現吾人已擊破亞洲大陸及南北太平洋廣汎區域水陸之敵人，並有壓倒之餘裕。現對佔領區域資源之開發，着着進展，物資已德自給自足。在精神方面，因對各該地東亞民族之解放指導與協力，已有穩固之團結。在此數點，吾人已立於不敗地位。……苟能外與德義等盟國加緊勾結，內對大東亞其榮精神，躬行實踐，其最後勝利之終屬於我，當然毫無疑義……」

據前日寇派赴美國的特使來栖三郎被釋回國，對其全國演講美日交涉破裂的經過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曾妄言：「……現吾人已擊破亞洲大陸及南北太平洋廣汎區域水陸之敵人，並有壓倒之餘裕。現對佔領區域資源之開發，着着進展，物資已德自給自足。在精神方面，因對各該地東亞民族之解放指導與協力，已有穩固之團結。在此數點，吾人已立於不敗地位。……苟能外與德義等盟國加緊勾結，內對大東亞其榮精神，躬行實踐，其最後勝利之終屬於我，當然毫無疑義……」

抱必勝之決心，在奮發努力中。」

據前日寇派赴美國的特使來栖三郎被釋回國，對其全國演講美日交涉破裂的經過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曾妄言：「……現吾人已擊破亞洲大陸及南北太平洋廣汎區域水陸之敵人，並有壓倒之餘裕。現對佔領區域資源之開發，着着進展，物資已德自給自足。在精神方面，因對各該地東亞民族之解放指導與協力，已有穩固之團結。在此數點，吾人已立於不敗地位。……苟能外與德義等盟國加緊勾結，內對大東亞其榮精神，躬行實踐，其最後勝利之終屬於我，當然毫無疑義……」

據東條來極聲當時的看法，日寇已經奪得了戰勝的旗幟，日寇早已處於可以爲所欲爲，絕對不至失敗的優勝地位，美國已經脆弱無力，不堪日本之一擊，至於中國和英國，更不是日寇的敵手了！其實，這不過是一場幻夢而已！

(二) 悲劇的開場

東條一再妄稱「必勝無疑」，已經是妖言惑衆，欺人自欺，而當時日寇八十二層國會中且公然通過一個「日本必勝」的決議，以討好於東條之徒，更是「明目」盲從，尤為無恥，其實正當東條揚言已完成「必勝體制」和國會通過「必勝」決議的當兒，美國已在南太平洋方面加緊反攻，迫使日寇退出瓜達康納爾島，揭開其轉勝為敗的序幕了。

原來日寇在太平洋上的攻勢，自從一九四二年六月進犯中途島遭慘敗及乘虛侵入阿留申羣島的阿圖島，以防美軍自北太平洋進攻日寇本土以後，便已告一段落。雖其在侵據緬甸、馬來亞及荷印以後，便視澳洲為失掉父母的孤兒，力圖加以攫取，然以幾次所羅門羣島戰爭均遭重創，未能阻遏美國的海空軍陸續馳援澳洲，終於一籌莫展，徒喚奈何！

實際上，自從一九四三年八月上旬之所羅門戰役（美軍在瓜達康納爾登陸）起，美軍已經在南太平洋上改取攻勢；到去年六月以後，其攻勢且更猛烈，所加於日寇的打擊更大。日寇經過幾次海空軍大戰的挫敗，已漸知美軍之不可侮，所以從一九四三年（去年）二月瓜達康納爾及布納的敗退起，便已開始實行逐島半退的戰略，並美其名爲「條退展開」：去年七月有吉斯卡的撤退，七月上旬又有科倫班達及貝拉拉貝拉的撤退；此

外，且曾陸續於薩拉摩亞、拉埃、雷區、芬港、暹羅、荷蘭帝亞等地，也實行「後退展開」。

隨伴着日寇的一再「後退展開」，美國進攻的方針，亦更趨積極，且由逐島進攻變為越島進攻，屢使遭受攻擊的日寇，進退失據，只有踏進名為「玉碎」的實為全滅之一途。所以除了去年初夏北太平洋阿圖島上的幾千寇兵「玉碎」而外，去年秋冬和合春，在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吉爾貝特島、塔拉瓦島、梅金島、瓜加林島等處，更陸續有成千成萬的日寇「玉碎」；除了一般將校士卒「玉碎」而外，其相繼充任南洋寇軍最高統帥的山本、古賀兩個元帥，也都「玉碎」了。最近，美軍撤退波那普、土魯克等島以及馬紹爾加羅林兩羣島的某艘日寇的重要基地而在距東京僅一千四百四十九哩的馬里亞納羣島中的唯一大島塞班島登陸，同時且不斷襲擊鄰接該島關島以及位於日本近海的小笠原羣島，以阻絕該島日寇的外援和退路，據守該島的三四萬日寇，在最近的將來，也只有向着「玉碎」的道路前進了！

日寇不僅在太平洋上「一再撤退」，「一再玉碎」，而從去冬今春以來，在緬北和印緬邊境，因了我遠征軍和美軍及英印軍的猛烈進攻，也是一再實行「後退展開」，最近在孟拱、密支那等處，且有大股日寇遭遇我軍和美英軍的圍攻，後路已經斷絕，馬上也都要「玉碎」了！

地大物博的南洋，在太平洋戰爭發動以前，原是日寇南進的目標，而在太平洋揭幕以後，隨着日寇武力的進犯，均已入於日寇的掌握，爲日寇所獨佔；然而日寇爲了緩和各地人民的反抗和減少各地人民對你的憎惡起見，他却運用「殖民地」字樣，而其美其名曰「南方共榮圈」，但這滿藏炸藥的「共榮圈」，經中美英印澳加等天國的圍攻夾擊，業已開始崩潰，開始爆炸，它不但無補於日寇的繁榮，反將結果日寇的生命。像這樣好夢變成悲劇，真是日寇所料想不到的了！

(三) 拿悲劇結束好夢

日寇天生的最大缺陷，乃是錯覺特別發達，偏見特別深刻，所以對於世間美事美物，往往「認識不足」。他慣於根據錯覺和偏見而判斷事物，決定方策，所以自從七七事變以來，不知吃了多少苦頭，受了多少教訓。在太平洋戰爭之初，他以爲只要佔有資源豐富的南洋羣島，他便可以變成世界上最富最強的國家，却不顧慮他的資金、生產設備、生產技術和運輸力量，是否足以開發那些資源，消化那些資源？日寇佔據所謂「南方共榮圈」已久，但「從這些南方領土所得到的利益，遠較聯合國裏一般悲觀份子所預料者爲少，很明顯的，日本所割取下來的東西，比他的船隻所能運走，技工工作能使用，資金所能開發的，要多得多。自十月初（去年）以來，日本侵略下的這廣大領域，從三方

爾受到聯合國及我的威脅（本年）十月十一日美國新聞報論日寇的東亞共榮圈」。

日寇最初以為美國不堪一擊，後來美國發動反攻，迫使日軍開始收退時，他雖認識了英國的力量，但亦不信美國於擊敗希特勒以前，能用較大的兵力來對日作戰，雖在去年同盟國於魁北克會議決定對日反攻的戰略以後，他仍舊固執其在「希特勒尚未敗亡以前，同盟國決不能調集重兵於遠東」的偏見。而且對於同盟國進攻德寇，他更不信在短期內有將德寇消滅的可能。在今年三四月以前，且不信歐洲第二戰場果能開闢，曾妄言：「德國在歐洲海岸已佈成鐵陣，但候英美軍來臨，而將其一舉殲滅；如果英美之第二戰線，勢在必行，則其遭遇嚴重打擊而潰敗之命運，毫無疑義」（本年三月六日歐方廣播）！

日寇一方面感覺着同盟國兵力雄厚，特別是美國海空軍實力的強大，決非日寇所能抵擋；但又誤認盟軍不能在擊潰德寇以前猛攻日寇，而且他根本上還誤信着德寇決不會被盟軍擊潰。因此，東條之徒，雖從去年春夏以後，已不復揚言「必將博爾希二再喊叫「時局嚴重」，（今春東條在八十屆國會中演說），表示日寇的前途，決能不像以前那樣樂觀。但是，他們還以為有兩種方法可以挽救危機：第一是加緊軍需之增產，第二是充分利用佔領區域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從去年年初起，東條之徒，一面強調所謂「決戰階段」，「確立決戰體制」，迫使全國集中力量於軍火的增產，以從事所謂「生產戰

「（夢想軍火的生產可以趕上美國；去年九月以後，且有所謂「軍需省」（軍需部）的設置；專司督造軍火，想收奇效！一面用「解放」和「獨立」的美名，於東南亞洲各地，陸續設立傀儡政府，煽動各地人民反英仇美，以與日寇「協力」；所以去年的春夏，東條歷訪南京，長春、菲島、和新加坡，對於漢奸及南洋各地的敗類，加以籠絡；秋間且召開所謂「大東亞會議」通過「大東亞宣言」，迫使佔領區各地的黨組織，宣誓願與日寇「同生共死」，聊以自慰！

然而事實的演變和時勢的推移，却都與日寇基於錯覺和偏見的估計完全相反，不但同盟國於希特勒敗亡以前，公然調集大兵由海陸兩方面加緊反攻日寇，已使日寇的「南方共榮圈」，門戶洞開，大有顧此失彼之勢，而且日寇所料想不能於短期實現的歐洲第二戰場，也公然迅速很順利的開闢了。

歐洲第二戰場開闢後，同盟國的攻勢，不但沒有放鬆日寇，太平洋上龐大的美國海陸空軍，且加緊進攻着日寇，除以太軍在距東京僅有一四四九哩的塞班島登陸外，并以艦隊和空軍不斷進攻關島和日本海近的小笠原羣島，同時大陸方面，中美英軍在北緬的攻勢，益形猛烈，迫使日寇節節敗退；而美國超級空中堡壘從中國基地遠征日寇本土的計劃，且已見諸實行；可見同盟國於進攻歐陸之際，雖有雄厚力量同時進攻日寇，縱然希特勒窮途敗走，亦有使日寇先行崩潰的可能！

就目前太平洋和東南亞的戰局看來，同盟國的攻勢，一面迫使日寇不能再以逐島後退的技術來拖延時間，避免決戰，同時且使日寇的「南洋共榮」，腹背受敵，瀕於崩潰，但是，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動機，他就是爲了這「南洋共榮圈」，所以對於這種攻勢，他決不能長久靜觀而不加應付。祇以他的空軍低能，海軍胆怯，又使得他不取輕意在海上與美國一決雌雄。他於無可奈何之中，曾立下決心，打算從中國大陸上打通一條血路，運送其殘餘的陸軍，馳救南洋，以延長掙扎的局面。但是，這種企圖，現又被我英勇國軍在平漢粵漢兩線的強抗戰所阻遏，無法實現。所以目前在美軍極力向他求戰的迫脅下，他的殘餘海軍，或不得已而出而應戰於菲律賓台灣小笠原羣島及馬里亞納羣島之間，但其結果一定吉凶多，只是死馬當作活馬醫，稍盡人事罷了！

總之，日寇的南洋共榮圈已經瀕於潰崩，日寇已經沒有力量從事挽救了。歐洲第二戰場的開闢，不但不能影響同盟國對「南洋共榮圈」的反攻，而且歐洲第二戰場劇烈震盪，及足以鼓勵同盟國軍隊對日作戰的勇氣。自美英盟軍登陸法北捷報東傳以後，我遠征軍攻克加達，進迫孟拱，印緬邊境英印軍的反攻，亦大有進展，美軍在太平洋上進攻的戰果，尤極輝煌，這些戰果的造成，多少是受了盟軍在法北登陸的鼓勵！如果在緬甸戰場的盟軍，再接再厲，長驅南下，攻克瓦城，仰光，再配合着英國的印度洋艦隊，攻入馬來亞和泰國，越南。同時，太平洋上的美陸海空軍的攻勢，或者迫使日寇海軍出

而應戰，一舉將其殲滅，以永絕太平洋上海盜之患，並直搗東京，而使太平洋戰爭提早結束；或者由塞班島西向，登陸於菲律賓羣島，進而與攻入馬來亞中南半島的盟軍會師於我南海。到那時節，所有遠困於荷印，菲島，婆羅洲各地的數十萬（約五十萬左右）的日寇，均將進退失據，無法圖存，如果不戰而不投降，只有全體「玉碎」；以盡成一種動人的悲劇，結束南進的好夢！

（一九四四、六、二〇；於南京）

第二戰場與中國戰場

盧冠羣

一、

正當中華健兒，在踏入決戰階段的中國戰場上和日寇進行着最後搏鬥的時候，盟軍於六月六日以雷霆萬鈞之力在法北正式開闢第二戰場。從這時間上的節拍，不難看出第二戰場的開闢，和中國戰場的戰鬥，是息息相關，脈脈相通。

我們知道，日寇這次所以急急在中國戰場作垂死前的掙扎，其原因不外有三：

(一) 由於盟軍在太平洋的全線上順利進展，盟軍包圍日本本土的形勢，業已完成。而且這一包圍圈正在日益緊縮中。日寇已被迫放棄其面的佔據，轉為點與線的固守，企圖由此掩護其縮短防線的退守戰略，準備在內線與盟軍從事最後的決鬥。內線作戰對於日寇雖然有若干有利的地方，而大陸之為其背境，尤為日寇的有利條件。我們雖然不能說沒有大陸的掩護，日寇的內線作戰就不能想像，但至少我們可說，大陸的喪失，將使日寇的內線作戰感到極大的困難而很少有突圍的希望。美國太平洋總司令尼米茲三月擱於視察馬紹爾運珍港時曾經發表談話說：「要擊敗日本必須由中國根據地發動攻擊，我們應集中全力儘早使陸空軍在中國登陸。」這談話，再沒有人比日本人更能夠理

解它的意義了。因此，爲着整備內線作戰的戰略條件，以冀能最後突破盟軍對其本土的包圍陣起見，日寇就不能不早謀在大陸戰場上，鞏固和擴大它的地位。這就是日寇所以登臺於在中國戰場發動的第一個理由。

(二)由於大陸上盟國空軍力量的積極增強，以及基地網的速速完成，由中國大陸轟炸日本本土的危機已日益迫近，而這一危機正是日寇之所最畏懼者。五月四日的朝日新聞就會這樣說過：「盟國之反攻重點，乃指向中國大陸及內南洋，故今後戰局的推移，及美駐華空軍隨增強，特別大型機之傾向尤其充分證明微之戰略，吾人不能認爲中國戰場在其作戰準備時期對其作過小評價。」因此，爲着克服這致命的危機，以保障其本土的安全起見，日寇不能不早謀破壞中國大陸的基地網，俾使盟軍進襲日本本土的前進基地爲日寇空襲我大後方的前進基地，以解其本土被炸之危。這是日寇所以急急於大陸戰場發動的第二個理由。

(三)由於盟軍在義南戰場的精神加強攻勢，以及歐洲登陸神經戰的達到臨點，使世人都相信歐洲第二戰場的開闢，已積極爲迫近。德國的總部對此亦加以首肯，更使世人益信其大抵不會錯誤。這一來，不僅希特拉不能不日夜在提心吊胆着，即在東方的日寇亦不能不爲之驚念萬分。因爲歐洲第二戰場一經開闢，納粹的命運在短期內便可以決定，之後盟國集中所有的力量東移對日，日寇的命運亦就很快可以決定了。因此，爲着

挽救這一危亡的命運起見，日寇不能不急謀在歐洲後第二戰場尚未正式開闢之前，以閃電的行動從中國大陸上找出一條退路。這是日寇所以急急於在中國戰場發動的第三個理由。

以上三個理由，都是促成日寇些微在中國戰場發動的重要因素，而就中尤以第三個理由為最重要。因為日寇深深地認識到，祇要盟軍能夠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把希特拉打倒下去，日本便完全絕望了。所以，我們雖然不能說日寇這次的發動完全是受第三戰場神經戰的影響，但我們至少可以說，第二戰場的高度神經戰，加速了日寇發動的實行。從這一點看來，可知中國戰場的決鬥，早已和第三戰場發生有血統的關係。在第二戰場開闢後的幾天，日本情報局總裁天羽英二在言論報國會的演說中這樣說道：「同盟國家為着早日結束戰爭，故在東亞戰場到處展開反攻，與此相呼應，數日前更開始對歐洲大陸之侵略。這說明了日寇是把第二戰場當做盟軍在遠東戰場反攻的一種時應行動看的。在日寇看來，第二戰場的開闢，不外是同盟國家為着加強遠東戰場的反攻，加速日寇的崩潰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們從這裏就更可以看出第二戰場與中國戰場的密切關係來。

第二戰場與太平洋

這樣，第二戰場的開闢所給予日寇的威脅與打擊，是不難想像的。而這裏亦就可以看到第二戰場的開闢對於日寇正在進行中的大陸蠢動，將發生怎樣不利的影響。這一點我們從日寇對於第二戰場的反應，很清楚地可以看到。

對希東條，在第二戰場開闢後的第二天，馬上打了一個「賀電」給希特拉打氣，實際上亦就是替自己打氣。在這「賀電」中，東條表示與德國共同作戰的決心，說：「帝國決與貴國此次之進軍相呼應，協心戮力，一齊擊滅宿敵，以期獲得共同勝利。」日本對德國不提「共同作戰」和「共同勝利」的語句已經好久好久了，現在第二戰場一開闢，這些被遺忘的詞句又重現於東條的「賀電」中，這表示什麼呢？很明顯地，這表示了第二戰場的開闢，使日本與德國被置於同一命運之下。

關於這一點，日情報局發言人岡崎勝男在他的聲明中說得更清楚了。他說：「德國在歐洲的命運，與日本在東亞之命運相同。日人咸知諾曼第之戰，將決定日本在太平洋上之命運。今日之戰，廣及全球，不論其發生於新幾內亞，緬甸，中國，義大利，或法國，其為同一戰爭則一。」因此，東京的廣播電台不斷地廣播着：「日本刻正以倍極關懷的心情，注視歐戰的發展。」東京的其他聲明，亦以同樣的調子，表示它對於第二戰場開闢戰局的推移，「抱着最大的關心」。

東京這些調子相同的聲明，很清楚地反映出第二戰場開闢之後，日寇更憂慌了，

更着急了，因而它將決心在第二戰場未能迅速發展，盟軍尙未能集中全力轉來遠應，中國尙未有充份反攻能力的時候，加緊它在中國戰場上的作戰，以圖一舉摧毀我日在增強的反攻力量，削弱我戰略反攻基地的成長。這就是說，第二戰場的開關，加重了大陸戰場的重要性，亦加重了我們中國在整個戰爭中的任務。亦就是說，第二戰場的開關，在中國戰場塗上更濃厚的「決戰」的色彩，而使我們不能不有着加強作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新的決心。

三、

那末，第二戰場開關後中國大陸戰場，可能發展的形勢將是怎樣呢？日寇蠢動的企圖，會不會因其「加強作戰」而如願以償呢？我們將怎樣加緊努力，去粉碎日寇的企圖與陰謀呢？這是今日我們亟須解答的課題。

誰都知道，日寇這次蠢動的企圖，主要是在消滅我野戰軍，破壞我前進基地，而其比較顯現而具體的目標是在打通平漢粵漢兩條鐵路，以完成其所謂「大東亞縱直鐵道的建設」。現在平漢路方面，由於洛陽的棄守，已警告一個段落。但這并不是說豫西戰事已經結束。日寇最近仍在繼續向西求進展，是明顯的事實。最近敵人仍在靈寶閿鄉之間騷擾，企圖進叩潼關之門，便是最明顯的例證。但是日寇的進犯已爲我生力軍所擊退。

靈寶已於六月十五日重見青天白日旗。而平漢路以東的汝南亦經我克復，敵人打通平漢路的迷夢，顯然尙未實現。

粵漢路方面的情事怎樣呢？寇軍自本月起即以大兵力從東西南三方面向長沙挺進，並以一部分敵軍向株州，易家灣方面迂迴，企圖截斷我長沙守軍退路，形成對長沙包圍形勢，情形甚趨嚴重。但是由於我守軍堅強抵抗以及空軍的積極活動，使敵軍的進展受着意外的阻礙。其竄至株州，易家灣之敵亦多數被我殲滅，以致敵人雖已付出重大代價，仍未能順利達成其攻佔長沙的企圖。

日寇雖然遭我痛擊，但仍不惜重大犧牲，連續增援至五萬之衆，向我長沙猛攻，於是經兩週之惡戰，我於消耗敵人的任務完成後，按照預定計劃作戰略上的轉進。長沙的轉進，乃為了大陸戰戰事的重心已由平漢路移至粵漢路，亦表示了敵人打通粵漢路的決心。但是長沙的轉進，對於整個大局並不能起決定的作用。因為長沙的棄守，乃至於粵漢路全線被敵人打通，敵人還是不能夠使我們放下抗戰的武器，而結束中日戰爭的。祇要我們的注力仍然保存着，那末，即使長沙失守了，粵漢路全線被打通了，我們仍然可以隨時隨地予敵人以打擊，切斷其交通線，使其無法安全通車。這樣，縱然敵人獲得表面上的勝利，它仍然不能獲得決定性的戰略戰果，甚且倒是增加了日寇的負擔，因為日寇必須耗費大量兵力來維持這漫長的交通線，這對於日寇是極端不利的。所以，目前我

們似乎不必過份地重視一點與一綫的戰略價值。從全局看來，我們的前途是一定樂觀的。敵人的失敗命運是已被註定了的。

前幾天美國超級空中堡壘由中國基地完成其遠征日本本土的壯舉，予日本製鐵中心八幡以重大的損害。在這同時，尼米茲將軍的機動部隊，在強大海空軍掩護下的日本內南洋防線上的重要據點塞班島實行敵前登陸，使日寇朝野爲之驚惶失措不置。這予我們以更大的鼓勵了。因爲太平洋盟軍這一新的攻勢，明顯會使大陸日軍的士氣爲之沮喪，而有助於我軍的反攻。太平洋盟軍攻勢的繼續展開，將使大陸日軍的掙扎，成爲徒勞。因爲盟軍的砲口已對準着日本的心臟了，日寇不是坐以待斃，便得把艦隊傾巢來拚。但是拚，日寇是絕對沒有把握的。美軍這次的突擊，目的亦正在引誘日本艦隊出來拚。所以，無論拚也好，不拚也好，日寇業已被推上崩亡的邊緣。

但是，如果我們因此而完全忽視大陸戰爭現勢的嚴重性，而認爲日軍將因受太平洋危局的影響而立即從大陸上潰退，那亦將犯着可怕的錯誤。如果我們目前對於作戰的努力稍爲放鬆一點的話，敵人是可能長驅直入而給我們以重大威脅的。要擊退大陸上的敵人，祇有在大陸上加倍對敵人反攻，才有可能的。我們可以說，敵人的命運，乃至我們自己的命運，全部都掌握在我們軍民的手中。

是決戰的階段了，偉大歷史的考驗時期已經到來，全國上下都應該有新的努力和新的

的決心，更必須有新的勇氣和新的辦法。「一切爲前線」的緊急措施，必須立刻實行，敵方後方必須打成一片。一切有害於作戰的政策乃至風氣都必須加以廓清！一切有益於作戰的風氣與力量必須積極培養起來！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光明的前途，必須付出偉大的代價去爭取的。是最後決定命運的時候了，全國軍民都應該認真動員起來，爲擊潰大陸敵人而奮鬥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